

作家之路

二十年的浪漫传奇

不可能的爱情更加热烈

圣洁

蝴蝶 蝴蝶 蝴蝶

蝴蝶有不同的方向

离去少沙

永恒的纯真

伊犁河谷

刘亚玲 著

目 录

1	1
2	13
3	22
4	32
5	43
6	54
7	69
8	80
9	88
10	101
11	113
12	124
13	134
14	143
15	154
16	163
17	174
18	185
19	195
20	207
21	221
22	230
23	244
24	253
25	266
26	281
27	289
28	297

29	305
30	314

1

政委又要出差了。天黑的时候，秘书范东岭来通知政委妻子卓兰，同时协助卓兰准备行装。关键是要准备好那把左轮手枪。因为开车去乌鲁木齐开会的路上，随时都有可能遇上国民党残匪。

政委家这时很安静。政委在师部办公大楼会议室开会。卓兰的妹妹卓娅吃过晚饭就出门了。政委家的保姆小周在监督政委的两个儿子复习功课。政委的大儿子上小学二年级，小儿子上小学一年级。

卓兰打开卧室壁柜取出左轮手枪。左轮手枪裹着红绸子放在皮枪套里。皮枪套上还插着几粒金黄的子弹。皮枪套配着一条皮带，政委出差时就把它系在腰间。秘书范东岭、警卫员小钟随政委出差都带一把盒子枪，司机也带一把盒子枪，他们就直接把枪插在腰后皮带里。

范东岭娴熟地拆下左轮手枪的零件，仔细地擦拭着。并且从转轮里卸下子弹，一粒粒擦拭一遍。这期间，范东岭满腹的心事早被卓兰看出。

卓兰：有啥事赶紧说，你还要带到乌鲁木齐去？

范东岭：我是有个情况要和你通通气……

话说一半又不说了。卓兰着急。

卓兰：啥事嘛，吞吞吐吐的！

范东岭终于说出来了。

范东岭：卓娅和那个右派有来往。

卓兰这一下吃惊不小，当时就愣在那里。

首长院子有东西两个门，东门外面是师部招待所，西门拐出去，直着往西是师部办公大楼。师部大门就设在西边，一天二十四小时都由警通连战士荷枪实弹地站岗。

院子南北两侧的房子住着师部首长，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某师师首长。师政委楚士光家住在北侧尽东头的房子。每个首长家的墙根都堆着大堆的煤，生火做饭取暖就用这些煤。这些煤都硕大无比，有的甚至有六七百公斤重。需要砸煤的时候，警卫班的小伙们就来帮忙，抡了大锤，乒乒乓乓将这些大煤砸成小块。

首长院子中央植满果树。这些果树有冬果子，夏果子，梨门果子（拟音）。桃树在西门外，沿路长着，有毛桃子，光桃子。间或有几棵樱桃树。这是 1958 年的春天，正是白花盛开的时候。看到这些白花，就会想到它们将慢慢变成指甲盖大小的果实，慢慢长大，到秋风起来的时候，满树的果实摇动着，仿佛引诱着你去摘了吃呢。

随政委出差的司机、警卫员小钟、秘书范东岭腰后都别着枪，在吉普那儿等着。这时候晨曦正闪耀在满院的苹果花上。政委的两个儿子紧紧抓着政委的衣襟，吸着鼻子发出了抽泣声。凭经验他们知道政委就要上车了。

政委离着吉普一段距离站着，平静地抽着牡丹烟，不住地将烟卷从左手移到右手，再从右手移到左手，交替着去摸站在两边的儿子的头。

小钟：首长，该上车了。

小钟这么说的时侯，迅疾地朝警卫班两个战友使了眼色，两个战友身形晃动的时候，政委的两个儿子顿时明白了怎么回事，突然大哭起来，抱紧了政委的胳膊。两名警卫员很干脆地把他们抱开时，政委立刻扔了烟头，在小钟和范东岭的簇拥下，或者说应该被他们架着，迅速钻进吉普。吉普在政委儿子的嚎啕声中扬起烟尘，笔直地驶向师部大门。

中间，范东岭跳下车，跑进师部小卖部喊着售货员老蓝。

范东岭：来两盒大前门。

老蓝将大前门递向范东岭。

老蓝：是不是和政委去乌鲁木齐开会？

范东岭：讲究讲究嘛。

范东岭拿了烟就跑了出去。

送走了政委，卓兰想找卓娅问问那件事，可又觉得难以开口。她要有切实证据才好说这件事。下午，卓娅回来一趟，带着几个女青年在她那间屋商量排话剧、分配角色的事，这时候卓兰当然更不能问那

件事了。商量完，卓娅说晚上回来晚些，不在家吃饭了。卓兰心里始终忐忑不安，但也只有等卓娅晚上回来再说了。

天黑的时候，吉普才到招待所。所长赶紧迎了出来，引政委进屋。小钟和范东岭在招待所职工的帮助下，往屋里拿着行李。小钟最后拿下一支步枪。步枪是为开会回来路上打野味的。政委在车上就唠叨，看回来能不能碰上大家伙，大家伙指的是黄羊。碰上野猪范东岭会限制政委。因为打野猪太麻烦，而且容易出危险。

晚上，卓娅和女青年们去了师部礼堂，拉亮灯，跑上舞台看场地。

登上舞台，仿佛已经开始了演出。望着空荡荡的台下，卓娅和女青年们激情澎湃，朗诵着马雅可夫斯基的阶梯诗。

正在兴头上，灯一下灭了。女青年们发出一声惊叫。灯又亮了。

这时候方序文正在舞台地下室检查线路。这个方序文就是范东岭说的和卓娅有来往的那个右派。

方序文的头发有些蓬乱。那时候的年轻人流行梳整齐的分头，他是右派，不可能追时尚。但这些蓬乱的头发却将方序文的脸衬托得恰到好处，仿佛他就该这么着，真要梳个整齐的分头反而不对。

当方序文从地下室走出来时，受到惊吓的女青年们又发出一阵尖叫。但她们并没生气，而是为刚才的失态禁不住笑起来。

她们主动和方序文打着招呼。

女青年：哎，刚才是你把灯弄灭了吧？

方序文并不往女青年这边看，边说边走路。

方序文：检查线路。后天礼堂要开会。

一下又沉寂下来。女青年们为一时想不出再问什么不好意思地笑了。

方序文走下舞台，脚步不停地向前走着。女青年们再度兴奋地朗诵起马雅可夫斯基的阶梯诗，那嘹亮的声音仿佛专为念给方序文听的。所有的目光都送着方序文的背影，只有卓娅没去望方序文。

卓娅拍着手招呼着伙伴。

卓娅：哎，开始工作了，别捣乱了。

女青年们收回目光的时候，又爆发出一阵笑声。

政委他们已经入睡了。

小钟和政委一屋，范东岭和司机一屋。院子里，一名职工背着一杆步枪站岗，身上斜挂着子弹袋。那是一种颜色发白的帆布子弹袋。所长走出来查哨，在月光下点燃了香烟抽着，暗红的香烟头就在黑夜中闪烁。远处，隔着一片草地就是密密的树林了。

所长望着黑魆魆的树林，自然不会像诗人一样欣赏它的幽静。招待所每夜都有岗哨，是警惕从那片树林里突然窜出一小股国民党残匪。

天气还是有些冷。所长将披着的衣服往一起拉拉，蹲了下来。

所长像是和岗哨说话，也像是在自言自语。

所长：政委一沾枕头就着，还是老样子。

所长的嘴角漾起了笑容，那迷离的目光也仿佛是在回忆某个夜晚，政委宿在这里的情景。

这个微寒的夜晚，范东岭梦见了卓娅。

这正是他想要的梦。他梦见卓娅在放一只硕大的蝴蝶风筝。但卓娅放风筝的方法不对，范东岭想过去帮她。握住卓娅柔软的手，教给她正确的方法。但范东岭无论如何也走不过去。空气好像阻隔着他 and 卓娅接近。他使劲想冲过去，但空气柔软而坚韧，他无论如何也冲破不了这层空气。猛地，他惊醒了。他出了一身的汗。这让他感觉很难为情，又感觉无比的缱绻。

他一时不想再睡去。他想到“反梦”这个命题。在梦里他无法接近卓娅，那么在现实中，他就有可能接近卓娅了？就像在梦里很富有，现实中却很穷一样。

范东岭一下变得很幸福了。他裹紧了被子，又想起一个月前的一件事。那天他准备回自己办公室时，忽然听见卓娅在叫他。卓娅两手沾了黑乎乎的油泥，让他帮她把钥匙掏出来。范东岭迫不及待地要帮这个忙时，卓娅说钥匙在左侧的裤子口袋，范东岭一下紧张了。但他没时间犹豫，一旦让卓娅看出他犹豫，也就看出了他此时的念头有多么不洁净。范东岭尽量小心地伸进手去，但还是碰着了卓娅的腿。这

让范东岭紧张地都快喘不过气来了。要不是已掏出钥匙，他真担心他的心会从嘴里跳出来，就落在卓娅面前灰色的水泥地上，并发出啪的一声响。

之后，范东岭在政委家屋后的那个小树林里，抽着特意买来的大前门烟，或来回走走，或蹲一阵，或在树干上靠一阵，回忆着那美好的一瞬。

他不但碰到了卓娅的腿，而且感受到了那腿的光滑。因为钥匙放在卓娅的裤兜里，那对他是个陌生的所在。就像让他去乌鲁木齐的某个巷子开会，他没去过自然不知道这条巷子在哪儿。所以他有理由找一会儿。他必须找一会儿。直到钥匙触到了他的指尖，他才知道钥匙在哪儿。

有时候美丽时光的到来让人猝不及防。他怎么会想到卓娅让他找钥匙呢？这是一段美好的记忆，他赶紧在心里打扫了一片洁净的地方，把这段记忆珍藏起来。

当然，和这份记忆连接在一起的另一段记忆，却让他不得不时时翻出来认真思考一番。

卓娅手上那乌黑的油泥是从哪来的呢？他把它当成线索去追查。终于有一天，他看见方序文在修机器，弄得两手满是乌黑的油泥。范东岭由此想到卓娅让他掏钥匙时一脸的兴奋，甚至有些忘乎所以，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因为方序文。

虽然还没有确凿的证据，但他必须和卓兰谈谈。未雨绸缪，等真的出事就晚了。他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嫉妒，而是因为卓娅要真和方序文有什么，卓娅也完了，政委也必然受到牵连。他告诉卓兰这些的目的很洁净，就是为保护卓娅，也为保护政委。他反复询问过自己，他的目的是否洁净，经过反复思考，他给自己的答案是洁净。于是在政委出差的前一个晚上，他鼓足勇气对卓兰说了。

晚上十点钟，卓娅还没有回来。

屋里很安静。卓兰待在屋里胡思乱想着，忽地感觉到要出什么事，不由得一阵紧张。

她悄悄去了里屋，见两个孩子都睡得很香。又去了保姆小周的屋。小周已经睡下。

卓兰轻轻摇着小周。

卓兰：小周，你醒醒，和你说点事。

小周醒来，睁着眼睛看了一会儿，见是卓兰，赶紧坐起身，还揉着眼睛。

小周：大姐，咋了？

卓兰：没事。我怕今夜出什么事呢，你觉轻些。

小周吓得揉眼睛了。

卓兰：别紧张，出不了什么大事。就是出些事，也有警卫班呢。你原睡下，觉轻些就行。

小周又躺下，睁大眼睛不敢睡。

卓兰轻手轻脚出屋后，小周抵抗不了困意，又睡着了。

走廊里也很安静。

月光照着卓兰犹豫的身影。

卓兰放心不下，还是去了卓娅的屋子。

卓娅的屋子陈设很简单。政委和卓兰的屋子陈设同样简单。那个时代，师首长的家里都陈设简单。在 1958 年的春天，新疆和平解放还不到九年，经济建设还在起步阶段，如 1952 年建的八一钢铁厂，年产钢铁只有三万吨，远不能适应新疆的建设发展。政委这次去乌鲁木齐开会，就是讨论在今年 8 月 1 日开工扩建八一钢铁厂，全部扩建工程将在 1960 年竣工。到那时候钢铁厂将成为一座年产生铁八十万吨、钢六十万吨并且能生产多品种钢材的中型钢铁联合企业。政委临走的那天晚上，卓兰因为范东岭告诉她的消息而一副愁眉不展的样子，政委适时向她展望了新疆未来发展的前景，举的例子就是将扩建八一钢铁厂。这使得卓兰激动不已，一度忘记了范东岭说的那个令人心悸的消息。但今晚，当月光泻进屋子，像漫堤的白水流泻得一片浩淼时，卓兰真是担心不已。此刻来到卓娅的屋子，地上汪着些月光，卓兰一脚踩下去，恍然觉得踩进了水里，吓得一缩脚，差点叫出声来。

卓娅屋子的后窗是向北开的，窗外是一小片稀疏的树林。没有心事的时候，卓娅最喜欢静静地躺在窗前的床铺上，听鸟鸣啾啾，听雨声淅沥。挨着木床是一张带抽屉的桌子，西面靠墙是一个书柜，书柜中间一层的隔断有两个小抽屉，卓娅把些随时要把玩的小玩意放在里面。东面靠墙放着两个箱子。下面是一个木箱，主要放棉衣、棉大衣。上面是一个精致的皮箱，放裙子啦、衬衣啦、围巾啦等等。如果出差，卓娅就提着这只皮箱。1958年的元旦，广播播送着报时的声音“现在是莫斯科时间1月1日零点”，在《金蛇狂舞》的乐曲声中，卓娅就是提着这只皮箱走下火车的。在乌鲁木齐火车站宽敞的月台上，卓娅扬起脸，伸出舌头迎接着1958年的第一场雪，硕大的雪花砸在她红润的舌尖上，一阵沁人心脾的冰凉让她咯咯地笑个不停时，她手里提的就是这只精致的牛皮箱。

卓兰想悄悄翻出些什么，以证实卓娅和方序文确有来往。卓兰翻找证据的时候更加生气。这么严重的问题，卓娅咋认识不到呢！

1957年7月，新疆在汉族干部、知识分子、工商界开展了反右派斗争，方序文就是这时候跳了出来，公开发表对党不满的言论。反右派斗争这才过去不到一年，卓娅就弄了这事，这对政委意味着什么？严重呀，后果不堪设想！

卓兰一直没敢拉灯。这要是卓娅回来，从外面看见自己屋里亮着灯，不是一下就明白了？可是黑灯瞎火的什么也找不见。

卓兰有些气，就躺在卓娅的床上想怎么和卓娅说这件事。从刚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她就开始想怎么和卓娅说，一直到现在都没想出来。卓娅是她妹妹，让她怎么开口。这件事越想越复杂：一是牵扯到政治问题，再一个牵扯到作风问题。在男女作风上出了问题，丢人不说，组织上一定会严肃处理。这么复杂、严重的问题，若不尽快解决该怎么收拾！从范东岭向她透露这个消息，到现在已过去了二十多个小时，卓兰有一种心力交瘁的感觉。

这时候有人轻轻地敲着窗棂，卓兰吓了一跳，身子一下弹坐起来。

卓兰：谁！

突然一阵迅疾的跑步声，敲窗子的人被卓兰这一声喊吓跑了。

卓兰的心跳加速，好一会儿她才扭过头去望窗子。窗外安静极了。这么愣了一会儿，卓兰才站起来。

卓兰清楚，这人就是那个右派。卓娅果然和这个右派有来往。

卓兰又慌又怕，跑出屋去。

卓娅这时正好回来。见卓兰惊慌的样子不知出什么事了。

卓娅：咋了？

卓兰一下镇静下来。

卓兰：没事。想看看你回来没有，叫你进来吓了一跳。赶紧休息吧，都几点了。

卓兰回屋躺下，静静地望着罩在门玻璃上的黄色灯光，到这束黄色的灯光消失了，才悄悄起身。

卓兰悄悄出了大门，快步往警卫班走去。

大门只是吱呀响了一下，卓娅知道卓兰出去了，也赶紧起身去了小周屋。

卓娅拍着熟睡的小周，小周一下惊醒了，望了半天才看出叫她的是卓娅而不是卓兰。

卓娅：咋回事？

小周：大姐说怕今夜出什么事。

卓兰已来到警卫班，让警卫员立刻叫保卫科科长老皮来一趟，警卫员飞速跑去。

卓兰走出西门，在门外的一棵樱桃树下等着保卫科科长老皮。

樱桃树开满雪白的花。卓兰看见一只黄蝴蝶落在了一朵白花上。那是蝴蝶的幼虫在这个安静的夜晚蜕变成了蝴蝶。蝴蝶从这时才真正开始它美丽的一生。

方序文坐在老皮面前非常镇静。

方序文被带到保卫科，并不像抓捕坏人那样被扭着出屋的。老皮让警卫员把方序文带到保卫科，警卫员赶去方序文的住处，敲了敲门，

方序文就在屋里答应了。打开门，警卫员说去保卫科一趟，方序文就跟着警卫员向师部办公楼走去。

方序文的宿舍在师部小卖部对面，隔着一条马路。这时小卖部已关门了。老蓝通常上午十点上班，晚上十点关门。招待所管理员江季军并没有这么规定小卖部上下班时间，是老蓝自己定的。反正他的家属在内地，回宿舍也是一个人。老蓝自己安排的上下班时间，的确方便了晚上需要买东西的人。

老皮的审问单刀直入。

老皮：你去政委家干啥？

方序文：我没去政委家。

老皮：那你敲窗子干啥？

方序文：我没敲窗子。

老皮：你晚上干啥呢？

方序文：在礼堂地下室检查线路。

老皮：啥时候离开的？

方序文：不到九点吧。

老皮：十点你在哪？

方序文：在屋。……哦，还去小卖部买了一盒烟。

老皮：这是几点？

方序文：十点。

老皮：你咋记这么清？

方序文：老蓝要锁门呢，我说买盒烟，老蓝又进屋给我拿了盒烟。

老皮朝警卫员扬扬下巴，警卫员就带方序文出去了。

老皮看了看表，十点三十七。方序文进来的时间是十点三十四，离开的时间是十点三十七，整个审问只用了三分钟。

老皮心里很清楚，这种事要是有了，就断不了。

老皮掏出烟点着，抽会儿烟，喘口气，就准备回家继续睡觉。

在老皮准备走的时候，保卫科的小王推门进屋了。

小王：有情况。

老皮望着小王等他介绍情况。

小王：十点二十发现电台信号，十点四十五又出现过一回。

老皮抬起手腕看了看表，十点四十八。

老皮猛地起身向外走去。

老皮：跟我来。

小王跟着老皮出了屋。

老皮快速锁了门，快步向楼下走去。小王紧跟着。

出了楼，老皮跑起来。小王也跟着跑起来。

跑到小卖部，老皮猛地停下来。小王也停下来，一脸疑惑地望着老皮。

老皮抬起手腕看看表，十点五十五。

老皮：走。

小王又跟着老皮往前走。老皮向路对面方序文的宿舍扫了一眼，屋里黑着灯。小王注意到老皮扫的这一眼。老皮是他的楷模。老皮有着丰富的侦察经验，因此跟着老皮出来，老皮的一举一动，哪怕是一个眼神，小王都不会放过。

老皮的步子像下班回家。在去师部礼堂的路上，老皮说了审问方序文的情况，小王有些摸不着头脑，敲窗子和电台信号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吗？小王开始回想老皮的一系列动作：看表，快步下楼，出了楼开始跑，在小卖部猛地停下，又看表。跟着，老皮向对面扫了一眼，那是方序文宿舍。小王明白了，老皮是在计算方序文离开他的办公室、最快到家的时间。

在地下室也没发现什么情况。

小王跟着老皮往外走着。

临出地下室时，老皮若有所思地唠叨了一句。

老皮：这里要是出问题就是大问题。

小王在想，问题又和方序文联系在一起了。

第二天，小王特意去小卖部借买东西叮嘱着老蓝，让他多注意注意方序文。

老皮去了主抓保卫工作的副师长塔依尔的办公室，汇报发现电台信号的情况。

塔副师长的办公室很整洁。靠墙的书柜里放着俄文书籍、维文书籍和汉文书籍。老皮仿佛才意识到，这些书籍方序文都能看懂。如果这个人不是右派，可是师里乃至整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宝贵人才呀。

老皮又想起来，以前这个书柜里还放着一个小镜框，里面镶着一张合影。身穿西装的塔副师长搂着儿子，和妻子阿米娜站在前面，他们身后站着方序文。方序文也身穿西装，蓬松的分头，戴着一顶维族小花帽。帽子有意戴得有些斜，显得特别帅气。这张合影自反右斗争开始就不放在这里了，代替它的是塔副师长的全家合影。

听完老皮介绍的情况，塔副师长要求密切监视这个电台信号。

塔副师长：新疆解放前夕，国民党潜伏下一个代号叫蝴蝶的特务。有可能蝴蝶又开始活动了。

这个情况老皮也知道。在兵团开保卫会议时，兵团保卫处关副处长就介绍过这个情况。看来，蝴蝶确实有可能又开始活动了。但那次保卫会议并不明确蝴蝶可能潜伏在新疆某处，至于蝴蝶的其他情况，更是一点线索都没有。

这时候，方序文正在去往礼堂的路上，他还要再检查一遍地下室线路，保证明天开大会线路不出问题。这是管理员江季军一大早跑过来特意叮嘱的，他忙完了别的事，这才赶去礼堂。

猛地，他看见卓娅迎面走来。上班的时间里，路上没有人走动，但方序文还是格外紧张。他又看见卓娅扔在地上一个纸团，然后拐道往别处去了。方序文赶紧走过去，望望路上还是没有人，立刻拾起纸团。又走了一段路，方序文才打开纸团看。是卓娅约他天黑以后去高架子，有重要事谈。方序文将纸团放进嘴里吞下。

下班的时候，老皮在途中遇见卓兰，像聊天似的介绍了昨晚审问方序文的情况。

老皮：也许搞错了。

卓兰有些吃惊。这种吃惊含着喜悦。卓兰庆幸搞错了。要真是那个右派敲的窗子，问题就严重了。

老皮：昨晚十点右派去小卖部买烟，找老蓝核实了。十点之前他在礼堂地下室检查线路也核实了。

卓兰放心了，脸上露出了笑容。卓兰想，老皮这家伙工作还真讲究艺术呢。卓兰这样想是因为过往的人都以为他们在聊天，一点也看不出他们是在谈一件多么严肃的事情。

老皮：敲窗子的到底是什么人，保卫科会继续调查。

夜空缀满了星星。在方序文看来，这么多的星星仿佛坠得天幕像块兜满了水的布，弯出一条沉重的弧线。如果他身边没有这么一座高架子矗立着，恐怕这些摇摇欲坠的星星都会像雨一般洒落下来。

卓娅在他正心怀恐慌时来到。卓娅用头巾蒙着脸，但她那双美丽的眼睛在黑夜里是那样的明亮。可是不是那种喜悦的幸福的明亮。喜悦的幸福的明亮是在那个夜晚，在乌鲁木齐火车站宽敞的月台上，扬起笑脸迎接飘落的雪花时，她美好的心情是无人能比的。

现在他们相隔几步远的距离伫立着。

卓娅：昨晚敲窗子的是不是你？

方序文：是。

卓娅：什么事这么着急？

方序文迟疑了好一阵。而卓娅一脸的焦急，虽然选择了这样一个秘密的地方，也备不住会有什么偶然经过，所以卓娅才用头巾蒙住脸，和方序文说话声音才这么低。

卓娅和方序文都不知道，每年老皮都会在高架子上晒茄子干。现在还远不是茄子下来的时候，所以他们在这里碰头实在是太走运了。

方序文：我本来是想逃走的。

卓娅一惊，还没问时方序文又继续说下去。

方序文：范秘书已发现咱们有来往。我想告诉你一声，不想惊动了你姐。现在无论如何也不能逃了，那样就证明我们确有来往。保卫科审过我了，我什么都没承认。

卓娅：保卫科调查已有了结论，敲窗子的事和你无关。

2

政委出差回来已是吃晚饭的时候。

政委家里这时很热闹，卓娅和几个年轻人正在她那屋切磋排练话剧的心得。政委打了许多野鸡，范东岭协助着卓兰把野鸡分成堆，然后，范东岭和警卫员小钟提着野鸡，去分给同院的首长。首长院子一直是这样，无论哪位首长出差回来打了野味，都分送给各家。

小周端上饭菜，政委一家人围在一起吃饭，其乐融融。政委很兴奋，说范东岭的枪法长进了。

晚上睡觉的时候，卓兰和政委说了敲窗子的事，政委很不高兴。

政委：大惊小怪，还报告给保卫科。

卓兰也不高兴了。

卓兰：那你叫我咋办！屋里就一个小周，睡得像个死猪。

政委：也许卓娅搞对象呢。你这么大惊小怪的，不光吓走了人家，还弄成了一个政治事件。

卓兰恍然大悟，就唠叨起来，说她怎么没想到卓娅在搞对象，又埋怨范东岭谎报军情，说给她右派的事。最让卓兰不放心的是，老皮是一根筋，不会轻易放下这件事。

政委打断了卓兰的唠叨。

政委：你给我记住，我楚士光的一点生活小事拿出去了，也会被放大成政治事件。我不管你警惕什么，你以后多给我警惕警惕，别把我的生活小事搞成政治事件。这是要出问题的。弄不好是要出大问题的。

卓兰这一惊可不小，那晚一夜都没合眼。

第二天一上班卓兰就去找范东岭了。说话地点在范东岭办公室。为抓紧时间，以免进来个人话说不完，卓兰速战速决。

卓兰：你成天大惊小怪的，临走和我说了那件事，弄得我疑神疑鬼的。现在想起来，也许那天根本没有什么敲窗子的事，是我自己紧

张过度闹出来的。你看看现在怎么办？说给老皮了，老皮能放过这事？还有卓娅，我那么猜测她，她会对我没意见？

范东岭：老皮的工作交给我，我就说卓兰同志这一向神经衰弱，睡不好觉，可能搞错了……

卓兰害怕又提到卓娅，赶紧提醒范东岭。

卓兰：你不要再扯上卓娅啊，更说不清了。

范东岭：我提卓娅干啥。卓娅的工作你去做，咱们分头做工作……

卓兰：好了，你不用多说了，你以后少给我谎报军情，我就谢天谢地了。你看说给政委把政委气得，一夜没睡。

范东岭就着急了。

范东岭：你说给政委干啥嘛，那政委还不好好剋我。

卓兰见范东岭着急了，又赶紧解释。

卓兰：吓唬你呢，让你长长记性。政委是政治家，政治家什么胸怀，还能在这点小事睡不着觉嘛。我是说我气得一夜没合眼。

事情总算平静了。卓兰也松下心，再不想敲窗子那事了。

这是星期天，卓兰盘算着先做哪些事。家务事千头万绪，都要她一件件收拾。最主要的是做卓娅的工作。那天和范东岭分好工了，老皮的工作范东岭去做，卓娅的工作她做。可是怎么做卓娅的工作她还没想好。

小周拿着衣服进来了。

小周：大姐，刷了个口子。

卓兰瞋着脸一把夺过来。

卓兰：都这么大姑娘了，一点针线活不会，将来咋给你说婆家。

小周就不高兴了。

小周：大姐，让你帮个忙你就扯上别的。成天说要为人民服务，大姐你这是把革命口号挂嘴上，马列主义对人不对己。

卓兰：说说你，你就给我瞎扣帽子。我看你不学会针线活将来咋办，还能天天有人跟着你帮你缝衣服嘛。